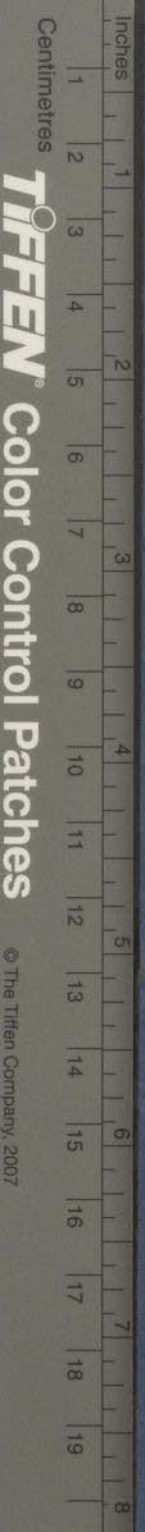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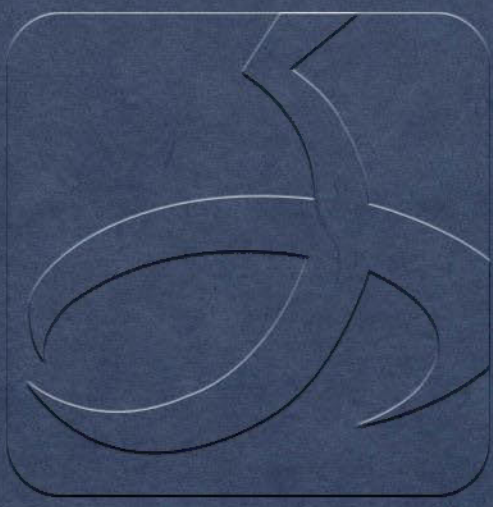




影宋本尚書正義

十九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 The Tiffen Company, 2007



校 公 用

尚書注疏卷第十九

國子祭酒上護軍曲阜縣開國子臣

孔穎達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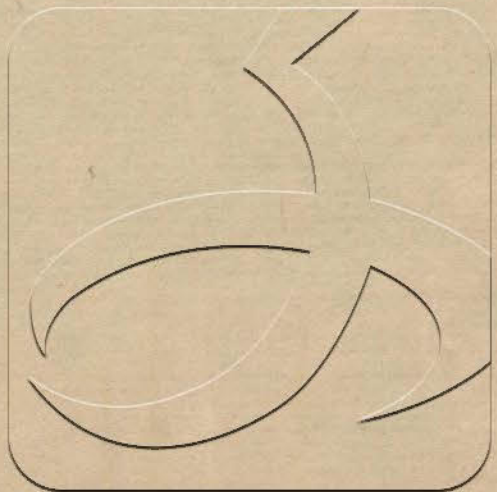
勅撰

周書

君牙第二十七

囧命第二十八

呂刑第二十九





君牙第二十七

穆王命君牙為周大司徒穆王康王子孫昭王子作君牙君牙臣名

君牙命以其名遂以名篇王若曰嗚呼君牙順其事而歎稱其名而命之惟

乃祖乃父世篤忠貞服勞王家厥有成績紀于太

常言汝父祖世厚忠貞服事勤勞王家其有成功見紀錄書於王之太常以表顯之王之旌旗畫日月曰

太常惟予小子嗣守文武成康遺緒亦惟先王之臣

克左右亂四方惟我小子繼守先王遺業亦惟父祖之臣能佐助我治四方言已無

能所心之憂危若蹈虎尾涉于春冰言祖業之大已才之弱故心懷

校

公

用

尚書注疏卷第十九

國子祭酒上護軍曲阜縣開國子臣

孔穎達奉

勅撰

周書

君牙第二十七

四命第二十八

呂刑第二十九



君牙第二十七

穆王命君牙為周大司徒

穆王康王子孫昭王子作君牙

君牙

命以其名遂以名篇

王若曰嗚呼君牙

順其事而歎稱其名而命之惟

乃祖乃父世篤忠貞服勞王家厥有成績紀于太

常

言汝父祖世厚忠貞服事勤勞王家其有成功見紀錄書於王之太常以表顯之王之旌旗畫日月曰

太惟予小子嗣守文武成康遺緒亦惟先王之臣

克左右亂四方

惟我小子繼守先王遺業亦惟父祖之臣能佐助我治四方言已無

能所心之憂危若蹈虎尾涉于春冰

言祖業之大已才之弱故心懷

危懼虎尾畏噬春冰

**疏**

穆王至春冰正義曰穆王

徒之卿以策書命之史錄其策書作君牙傳言

汝至太常正義曰周禮司勳云凡有功者銘書

於王之太常祭於大烝鄭立云銘之言名也生則

書于王旌以識其人與其功也死則於烝先王祭

之是有功者書於王之太常以表顯之也周禮司

常云日月為常王建太常是王之旌旗畫日月名

之曰太常也今命爾子翼作股肱心膂今命汝為我輔翼股肱心體之

臣言績乃舊服無忝祖考弘敷五典式和民則汝爾身克正罔

敢弗正民心罔中惟爾之中

言汝身能正則下無敢不正民心無中從



汝取中必當正夏暑雨小民惟曰怨咨夏暑雨天之常道

小人惟曰怨歎咨冬祁寒小民亦惟曰怨咨冬祁寒天之常道

天之常道厥惟艱哉思其艱以圖其易民乃寧天之常道

民猶怨嗟厥惟艱哉思其艱以圖其易民乃寧天之常道

可怨民猶怨嗟治民其惟難哉疏今命至乃寧正義曰王言我

當思慮其難以謀其易民乃安疏今命至乃寧正義曰王言我

以危懼之故今命汝為我輔翼汝當作我股肱心翼汝當作我股肱心

脅言將任之如己身也繼汝先世舊所服行亦如翼汝當作我股肱心

父祖忠勤無為不忠辱累汝祖考當須大布五常翼汝當作我股肱心

之教用和天下兆民令有法則凡欲率下當先正翼汝當作我股肱心

身汝身能正則下無敢不正民心無能中正惟取翼汝當作我股肱心

汝之中正汝當為中正以率之夏月大暑大雨天翼汝當作我股肱心

之常也小民惟曰怨恨而咨嗟冬月大寒亦天之翼汝當作我股肱心

常也小民亦惟曰怨恨而咨嗟天不可怨民尚怨翼汝當作我股肱心

為政不違道不逆民民乃安矣傳今命至委任翼汝當作我股肱心

之治民欲使無怨其惟難哉思慮其難以謀其易翼汝當作我股肱心

如我之身故舉四支以言為股肱心體之臣言委翼汝當作我股肱心

任如身也傳以脅為體以見四者皆體非獨脅為翼汝當作我股肱心

體也禮記緇衣云民以君為心君以民為體此舉翼汝當作我股肱心

後

冬

天

我

心

如

正

取

天

之

常

怨

天

亦

之

常

道

天

之

正

中

道

常

道

天

之

常

道

天

亦

之

常

道

天

之

常

道

天

身

示

民

以

中

正

道

天

之

常

道

天

亦

之

常

道

天

之

常

道

天

亦

之

常

道

天

之

常

道

天

亦

之

常

道

天

之

常

道

夏

暑

雨

小

民

惟

曰

怨

咨

天

之

常

道

天

亦

之

常

道

天

冬

祁

寒

小

民

亦

惟

曰

怨

咨

天

之

常

道

天

亦

之

常

道

天

之

常

道

天

亦

之

常

道

天

亦

之

常

道

天

亦

之

常

道

天

之

常

道

天

亦

之

常

道

天

亦

之

常

道

天

亦

之

常

道

天

之

常

道

天

亦

之

常

道

天

亦

之

常

道

天

亦

之

常

道

天

之

常

道

天

亦

之

常

道

天

亦

之

常

道

天

亦

之

常

道

正

罔

缺

文

武

之

謀

業

大

明

可

承

奉

開

爾

惟

敬

明

乃

助

我

後

嗣

皆

以

正

道

無

邪

缺

爾

惟

敬

明

乃

助

我

後

大

言

武

王

業

美

啓

佑

我

後

人

咸

以

明

丕

承

哉

武

王

大

言

武

王

業

美

啓

佑

我

後

人

咸

以

明

丕

承

哉

武

王

大

言

武

王

業

美

啓

佑

我

後

人

咸

以

明

丕

承

哉

武

王

大

言

武

王

業

美

啓

佑

我

後

人

咸

以

明

丕

承

哉

武

王

大

言

武

王

業

美

啓

佑

我

後

人

咸

以

明

丕



訓用奉若于先王

汝惟當勸明汝五教對揚文武

之光命追配于前人

言當答揚文武光明之命君

**疏**

嗚呼至前人正義曰王又歎言嗚呼大是顯明哉文王之謀也大可承奉哉武王之業也文

王之謀武王之業開道佑助我在後之人皆以正道無邪缺言先王之道易可遵也汝惟勸明汝之

五教用奉順於先王之道汝當答揚文武光明之命追配於前世令名之人令其順先王之道同古

之大賢也傳言武至承奉正義曰文王未克躬始謀造周故美其謀武王以殺紂功成業就故

美其業謀則明白可遵業則功成可奉故謀言顯烈言承詩周頌武篇曰於皇武王無競維烈亦美

武王業之大也傳文武至邪缺正義曰文始謀之武卒成之文謀大明武業可奉言先王以此

成功開道佑助我之後人使我得安其事而奉行之以正道見其無邪罔缺失見其周備故傳言無

邪王若曰君牙乃惟由先正舊典時式民之治亂

在茲汝惟當奉用先正之臣所行故事舊典文籍是法民之治亂在此而已用之則民治廢之

亂民率乃祖考之攸行昭乃辟之有父言當循汝

行明汝君疏曰君牙汝為大正義曰王順而呼之

正官之法諸臣所行故事舊典於是法則之民之治亂在此而已汝必奉而用之循汝祖考之所行

明汝君之有治功汝君王自謂也

# 罔命第二十八



穆王命伯冏為周太僕正伯冏臣名也大僕作冏

命冏命以冏見疏穆王至冏命正義曰穆王命其

以策書命之史錄其策書作冏命傳伯冏至大

夫正義曰正訓長也周禮太御中大夫太僕下

大夫孔以此言太僕正則官高於太僕故以為周

禮太御者知非周禮太僕若是周禮太僕則此去

太僕是矣何須云正乎且此經去命汝作大正正

于羣僕案周禮太馭中大夫而下有戎僕齊僕道

僕田僕太御最為長既稱正于羣僕故以為太御

中大夫且與君同車最為親近故春秋隨侯寵少

師以為車右漢書文帝愛趙同命之為御凡御者

最為密昵故此經云汝無昵於儉人充耳目之官

故以為太御中大夫掌御王輅之官戎僕雖中大

夫以戎事為重敘在太御之下故以太御為長大

僕雖掌燕朝非親近之任王若曰伯冏惟予弗克

又是下大夫不得為長王若曰伯冏惟予弗克

于德嗣先人宅丕后順其事以命伯冏言我不能

人輕任重怵惕惟厲中夜以興思免厥愆言常悚懼惟

其過悔昔在文武聰明齊聖小大之臣感懷忠

勸發號施令罔有不臧下民祗若萬邦咸休武言發



號施令無有不善下民勸  
**疏**曰王若至咸休正義  
順其命萬國皆美其化

曰伯冏惟我不能於道德而繼嗣先人居大君之位人輕任重終常悚懼心內怵惕惟恐傾危中夜

以起思望免其愆過昔在文王武王聰無所不聞明無所不見齊中也每事得中聖通也通知諸事

其身明聖如此又小大之臣無不皆思忠良其左右侍御僕從無非中正之人以且夕承輔其君故

其君出入起居無有不勸文武發號施令無有不善以此之故下民勸順其命萬邦皆美其化由臣

善故也傳言常至過悔正義曰禮記祭義云春雨露既濡君子履之必有怵惕之心怵惕是心

動之名多憂懼之意也厲訓危也言常悚懼惟恐傾危易稱夕惕若厲即此義也傳聰明至忠良

正義曰聰發於耳明發於目故為視聽遠也齊訓中聖訓通也動必得中通而先識是無滯礙也

惟予一人無良實賴左右前後有位之士匡其不

及惟我一人無善實恃左右前後有職位繩愆糾

謬格其非心俾克紹先烈君恃左右之臣彈正過

繼先王疏惟予至先烈正義曰王言惟我一人

之功業疏無善亦既無知實恃賴左右前後有職

位之臣匡正其智所不及者責羣臣使正已也即

言正已之事繩其愆過糾其錯謬格其非妄之心

心有妄作則格正之使能繼先王之功業言得臣

匡輔乃可繼世也傳言恃至功業正義曰木

尚九

六

共七



命汝作大正正于羣僕侍御之臣

僕欲其教正羣

乃后德交修不逮

言侍御之臣無小大親疎皆當勉汝君為德更代修進其所不

及慎簡乃僚無以巧言令色便辟側媚其惟吉士

當謹慎簡選汝僚屬侍臣無得用巧言無實令色無質便辟足恭側媚諂諛之人其惟皆吉良正士

**疏**

今予至吉士正義曰今我命汝作太僕官大

汝與同僚交更修進汝君智所不及之事汝為僕官之長當慎簡汝之僚屬必使皆得正人無得用

巧言令色便辟側媚之人其惟皆當用吉良善士令選其在下屬官小臣僕隸之等皆用善人

欲其至佞偽正義曰作大正正長也作僕官之長正於羣僕令教正之二正義不同也羣僕雖官

有大小皆近天子近人主者多以諂佞自容令大僕教正羣僕明使教之無敢佞偽也案周禮太馭

中大夫掌御玉輅戎僕中大夫掌御戎車齊僕下大夫掌馭金輅道僕上士掌馭象輅田僕上士掌

馭田輅羣僕謂此也傳當謹至正士正義曰府史已下官長所自辟除命士以上皆應人主自

選此令太僕正謹慎簡選僚屬者人主所用皆由臣下銓擬可者然後用之故令太僕正慎簡僚屬

也論語稱巧言令色足恭也巧言者巧為言語以言令色之類知是彼足恭也巧言者巧為言語以

順從上意無情實也令色者善為顏色以媚說人主無本質也便辟者前却俯仰以足為恭側媚者

為僻側之事以求媚於君此等皆是諂諛之人不可用為近官也媚愛也襄三十一年左傳云鄭子

產謂子皮曰誰敢求愛於子知此為側媚者為側行以求愛非是愛前人也若能愛在上則忠臣也



不當禁僕臣正厥后克正僕臣諛厥后自聖言僕臣皆

其無用正則其君乃能正僕臣后德惟臣不德惟臣君之有德

惟臣成之君之無德惟臣誤爾無昵于憒人充耳

之言君所行善惡專在左右汝無親近於憒利小

目之官迪上以非先王之典子之人充備侍從在

視聽之官道君上非人其吉惟貨其吉若非人其實吉良惟

以貨財配其吉良以求若時瘵厥官若用是行貨之人則

於僕侍之臣汝當清審病其官職惟爾大弗克祗厥辟惟予汝辜則惟汝大不

能敬其君惟我則亦王曰嗚呼欽哉永弼乃后子以此罪汝言不忠也

彝憲歎而勅之使敬用所言當長輔汝君

### 呂刑第二十九

呂命呂侯見命為天子司寇穆王訓夏贖刑呂侯以穆王命

贖刑之法更從作呂刑後為甫侯故疏呂命

刑正義曰呂侯得穆王之命為天子司寇之卿

穆王於是用呂侯之言訓暢夏禹贖刑之法呂侯

稱王之命而布告天下史錄其事作呂刑傳呂

侯至司寇正義曰呂侯得王命必命為王官周

禮司寇掌刑知呂侯見命為天子司寇鄭玄云呂

五十四



以得專王刑也 傳呂侯至天下 正義曰名篇  
謂之呂刑其經皆言王曰知呂侯以穆王命作書  
也經言陳罰贖之事不言何代之禮故序言訓夏  
以明經是夏法王者代相革易刑罰世輕世重殷  
以變夏周又改殷夏法行於前代廢已久矣今復  
訓暢夏禹贖刑之法以周法傷重更從輕以布告天  
下以其事合於當時故孔子錄之以為法經多說  
治獄之事是訓釋申暢之也金作贖刑唐虞之法  
周禮職金掌受士之金罰貨罰入于司兵則周亦  
有贖刑而遠訓夏之贖刑者周禮惟言士之金罰  
人似不得贖罪縱使亦得贖罪贖必異於夏法以  
夏刑為輕故祖而用之罪實則刑之罪疑則贖之  
故當並言贖刑非是惟訓贖罰也周禮司刑掌五  
刑之法以麗萬民之罪墨罪五百劓罪五百宮罪  
五百剕罪五百殺罪五百五刑惟有二千五百此  
經五刑之屬三千案刑數乃多於周禮而言變從

輕者周禮五刑皆有五百此則輕刑少而重刑多  
此經墨劓皆千剕刑五百宮刑三百大辟二百輕  
刑多而重刑少變周用夏是改重從輕也然則周  
公聖人相時制法而使刑罰太重令穆王改易之  
者穆王遠取夏法殷刑必重於夏夏承堯舜之後  
民淳易治故制刑近輕輕則民慢故殷刑稍重自  
湯已後世漸苛酷紂作炮烙之刑明知刑罰益重  
周承暴虐之後不可頓使太輕雖減之輕猶重於  
夏法成康之間刑措不用下及穆王民猶易治故  
呂侯度時制宜勸王改從夏法聖人之法非不善  
也而不以經遠呂侯之智非能高也而法可以適  
時苟適於時事即可為善亦不言呂侯才高於周  
公法勝於前代所謂觀民設教遭時制宜刑罰所  
以世輕世重為此故也 傳後為至甫刑 正義  
曰禮記書傳引此篇之言多稱為甫刑曰故傳解  
之後為甫侯故或稱甫刑知後為甫侯者以詩大



雅崧高之篇宣王之詩云生甫及申揚之水為平王之詩云不與我戎甫明子孫改封為甫侯不知因呂國改作甫名不知別封餘國而為甫號然子孫封甫穆王時未有甫名而稱為甫刑者後人以子孫之國號名之也猶若叔虞初封於唐子孫封晉而史記稱晉世家然宣王以後改呂為甫鄭語史伯之言幽王之時也乃云申呂雖衰齊許猶在仍得有呂者以彼史伯論四嶽治水其齊許申呂是其後也因上申呂之文惟呂命王享國百年老而云申呂雖衰呂即甫也

**荒**言呂侯見命為卿時穆王以享國百年老亂荒忽穆王即位過四十矣言百年大期雖老而能用賢以

揚名 **度作刑以詰四方**度時世所宜訓作贖刑

**疏**惟呂至四方正義曰惟呂侯見命為卿於時穆王享有周國已積百年王精神老亂而荒忽

矣王雖老老猶能用賢取呂侯之言度時世所宜作夏贖形以治天下四方之民也傳言呂至揚名正義曰史述呂侯見命而記王年知其得命之時王以享國百年也曲禮云八十九十曰老是老荒為年老精神老亂荒忽也穆王即位之時已年過四十矣比至命呂侯之年未必已有百年言百年者美大其事雖則年老而能用賢以揚名故記其百年之老荒也周本紀云甫侯言於王作脩刑辟是脩刑法者皆呂侯之意美王能用之穆王即位過四十者不知出何書也周本紀云穆王即位春秋已五十矣立五十五年崩司馬遷若在孔後或當各有所據無逸篇言殷之三王及文王享國若干年者皆謂在位之年此言享國百年乃從生年而數意在美王年老能用賢而言其長壽故舉從生之年以老荒接之美其老之意也文不害意不與彼同 **王曰若古有訓蚩尤惟**



始作亂延及于平民

順古有遺訓言蚩尤造始作亂惡化相易延及於平善之人九

黎之君號曰蚩尤

罔不寇賊鴟義姦宄奪攘矯虐

平民化之無不

相寇賊為鴟梟之義以相奪攘矯稱上命若固有之亂之甚

苗民弗用靈制以

刑惟作五虐之刑曰法

三苗之君習蚩尤之惡不用善化民而制以重刑惟

為五虐之刑自謂得法蚩尤黃帝所滅三苗帝堯所誅言異世而同惡

殺戮無辜爰

始淫為劓刵桷黥

三苗之主頑凶若民敢行虐刑以殺戮無罪於是始大為截人

耳鼻椽陰黥面以加無辜故曰五虐

越茲麗刑并制罔差有辭

苗民於此

施刑并制無罪無差有直辭者言淫濫

民興胥漸泯泯焚焚罔中于

信以覆詛盟

三苗之民瀆於亂政起相漸化泯泯為亂焚焚同惡皆無中于信義以反

背詛盟之約

虐威庶戮方告無辜于上帝監民罔有

馨香德刑發聞惟腥

三苗虐政作威眾被戮者方方各告無罪於天天視苗民

無有馨香之行其所以為德刑發聞惟乃腥臭

皇帝哀矜庶戮之不辜報

虐以威遏絕苗民無世在下

皇帝帝堯也哀矜眾被戮者之不辜乃報

為虐者以威誅遏絕苗民使無世位在下國也

疏王曰至在下正義曰

刑又稱王之言以告天下說重刑害民之義王曰順古道有遺餘典訓記法古人之事昔炎帝之末

有九黎之國君號蚩尤者惟造始作亂惡化遞相

涂易延及於平善之民平民化之亦變為惡無有



不相寇盜相賊害為鳴梟之義鈔掠良善外姦內  
究劫奪人物攘竊人財矯稱上命以取人財若已  
固自有之然蚩尤之惡已如此矣至於高辛氏之  
末又有三苗之國君習蚩尤之惡不肯用善化民  
而更制重法惟作五虐之刑乃言曰此得法也殺  
戮無罪之人於是始大為四種之刑則截人耳劓  
截人鼻劓極人陰懸割人面苗民於此施刑之時  
并制無罪之人對獄有罪者無辭無罪者有辭苗  
民斷獄並皆罪之無差簡有直辭者言濫及無罪  
者也三苗之民慣瀆亂政起相漸染皆化為惡泯  
泯為亂焚焚同惡小大為惡民皆巧詐無有中于  
信義以此無中于信反背詛盟之約雖有要約皆  
違背之三苗虐政作威眾被戮者方方各告無罪  
於上天天下視苗民無有馨香之行其所以為  
德刑者發聞於外惟乃皆腥臭無馨香也皇帝帝  
堯哀矜眾被殺戮者不以其罪乃報為暴虐者以

威止絕苗民使無世位在於下國言以刑虐故滅  
之也 傳順古至蚩尤 正義曰古有遺訓順而  
言之故為順古有遺訓也蚩尤造始作亂其事往  
前未有蚩尤今始造之必是亂民之事不知造何事  
也下說三苗之主習蚩尤之惡作五虐之刑此章  
主說虐刑之事蚩尤所作必亦造虐刑也以峻法  
治民民不堪命故惡化轉相染易延及於平善之  
民亦化為惡也九黎之君號曰蚩尤當有舊說云  
然不知出何書也史記五帝本紀云神農氏世衰  
諸侯相侵伐蚩尤最為暴虐莫能伐之黃帝乃嚮  
師諸侯與蚩尤戰於涿鹿之野遂擒殺蚩尤而諸  
侯咸尊軒轅為天子如本紀之言蚩尤是炎帝之  
末諸侯君也應劭云蚩尤古天子鄭云蚩尤霸天  
下黃帝所伐者漢書音義有臣瓚者引孔子三朝  
記云蚩尤庶人之貪者諸說不同未知蚩尤是何  
人也楚語曰少昊氏之衰也九黎亂德顓頊受之



使復舊常則九黎在少昊之末非蚩尤也韋昭云九黎氏九人蚩尤之徒也韋昭雖以九黎為蚩尤要史記蚩尤在炎帝之末國語九黎在少昊之末二者不得同也九黎之文惟出楚語孔以蚩尤為九黎下傳又云蚩尤黃帝所滅言黃帝所滅則與史記同矣孔非不見楚語而為此說蓋以蚩尤是九黎之君黃帝雖滅蚩尤猶有種類尚在故下至少昊之末更復作亂若其不然孔意不可知也鄭立云學蚩尤為此者九黎之君在少昊之代也其意以蚩尤當炎帝之末九黎當少昊之末九黎學蚩尤九黎非蚩尤也 傳平民至之甚 正義曰蚩尤作亂當是作重刑以亂民以峻法酷刑民無所措手足困於苛虐所酷人皆苟且故平民化之無有不相寇賊羣行攻劫曰寇殺人曰賊言攻殺人以求財也鳴梟貪殘之鳥詩云為梟為鳴梟是鳴類鄭立云盜賊狀如鳴梟鈔掠良善劫奪人物傳言

鳴梟之義如鄭說也釋詁云虔固也若固有之言取得人物如已自有也 傳三苗至同惡 正義曰上說蚩尤之惡即以苗民繼之知經意言三苗之君習蚩尤之惡靈善也不用善化民而制以重刑學蚩尤制之用五刑而虐為之故為五虐之刑不必臯陶五刑之外別有五也曰法者述苗民之語自謂所作得法欲民行而畏之如史記之文蚩尤黃帝所滅下句所說三苗帝堯所誅楚語云三苗復九黎之惡是異世而同惡也鄭立以為苗民即九黎之後顓頊誅九黎至其子孫為三國高辛之衰又復九黎之惡堯興又誅之堯末又在朝舜臣堯又寬之後禹攝位又在洞庭逆命禹又誅之穆王深惡此族三生凶德故著其惡而謂之民孔惟言異世同惡不言三苗是蚩尤之子孫韋昭云三苗炎帝之後諸侯共工也 傳三苗至五虐 正義曰三苗之主實國君也頑凶若民故謂之苗民



不於上經為傳者就此惡行解之以其頑凶敢行  
虐刑以殺戮無罪釋詁云淫大也於是大為截人  
耳鼻椽陰黥面苗民為此刑也椽陰即宮刑也黥  
面即墨刑也康誥周公戒康叔云無或劓刵人即  
周世有劓刵之刑非苗民別造此刑也以加無辜  
故曰五虐鄭玄云劓斷耳劓截鼻椽謂椽破陰黥  
為羈黥人面苗民大為此四刑者言其特深刻異於  
臯陶之為鄭意蓋謂截耳截鼻多截之椽陰苦於去勢  
黥面甚於墨額孔意或亦然也 傳三苗至之約  
正義曰三苗之民謂三苗國內之民也瀆謂慣瀆  
苗君久行虐刑民慣見亂政習以為常起相漸化  
泯泯相似之意焚焚擾攘之狀泯泯為亂習為亂  
也焚焚同惡共為惡也中猶當也皆無中於信義言  
為行無與信義合者詩云君子屢盟亂是用長亂世之  
民多相盟詛既無信義必背違之以此無中於信  
反背詛盟之約也 傳三苗至腥臭 正義曰方

方各告無罪於上天言其處處告也天矜於下俯  
視苗民無有馨香之行馨香以喻善也其所以為  
德刑苗民自謂是德刑者發聞於外惟乃皆是腥  
臭腥臭喻惡也 傳君帝至下國 正義曰釋詁  
云皇君也此言遏絕苗民下句即云乃命重黎重  
黎是帝堯之事知此滅苗民亦帝堯也此滅苗民  
在堯之初興使無世位在於下國而堯之末年又  
有竄三苗者禮天子不滅國擇立其次賢者此為  
五虐之君自無世位在下其改立者復得乃命重  
在朝但此族數生凶德故歷代每被誅耳 乃命重  
黎絕地天通罔有降格 重即義黎即和堯命義和  
神不擾各得其序是謂絕地天通言天 羣后之逮  
神無有降地地祇不至於天明不相干 羣后之逮  
在下明明棐常鰥寡無蓋 羣后諸侯之逮在下  
國皆以明明大道輔



行常法故使鰥寡得所無有掩蓋皇帝清問下民鰥寡有辭于苗

帝堯詳問民患皆有辭怨於苗民德威惟畏德明惟明言堯監苗民之見怨

則又增修其德行威則民畏服明賢則德明人所以無能名焉疏乃命至惟明正義曰三苗亂

德民神雜擾帝堯既誅苗民乃命重黎二氏使絕

天地相通令民神不雜於是天神無有下至地地

民無有上至天言天神地民不相雜也羣后諸侯

相與在下國羣臣皆以明明大道輔行常法鰥寡

皆得其所無有掩蓋之者君帝堯清審詳問下

民所患鰥寡皆有辭怨於苗民言誅之合民意堯

視苗民見怨則又增修其德以德行威則民畏之

不敢為非以德明人人皆勉力自修使德明言堯

所行賞罰得其所也傳重即至相干正義曰

楚語云昭王問於觀射父曰周書所謂重黎實使

天地不通者何也若無然民將能登天乎對曰非

此之謂也古者民神不雜少昊氏之衰也九黎亂

德家為巫史民神同位禍災荐臻顛頊受之乃命

南正重司天以屬神命火正黎司地以屬民使復

舊常無相侵瀆是謂絕地天通其後三苗復九黎

之德堯復育重黎之後不忘舊者使復典之彼言



天者言民不干神也乃摠之云明不相干即是民  
神不雜也地民或作地祇學者多聞神祇又民字  
似祇因妄改使謬耳如楚語云乃命重黎是顓頊  
命之鄭玄以皇帝哀矜庶戮之不辜至罔有降格  
皆說顓頊之事乃命重黎即是命重黎之身非羲  
和也皇帝清問以下乃說堯事顓頊與堯再誅苗  
民故上言遏絕苗民下云有辭於苗異代別時非  
一事也案楚語云少昊氏之衰也九黎亂德又云  
其後三苗復九黎之德則九黎三苗非一物也顓  
頊誅九黎謂之遏絕苗民於鄭義為不愜楚語言  
顓頊命重黎解為帝堯命羲和於孔說又未允不  
知二者誰得經意也傳言堯至名焉正義曰  
此經二句說帝堯之德事也而其言不順文在苗  
民之下故傳以為堯監苗民之見怨則又增修其  
德敦德以臨之以德行其威罰則民畏之而不敢  
為非明賢則德明人者若凡人雖欲以德明賢者

不能照察今堯德明賢者則能以德明識賢人故皆  
勸慕為善明與上句相互則德威者凡人雖欲以德  
行威不能威肅今堯行威罰則能以德威者凡人雖欲  
德威罰罪人故人皆畏威服德也乃命三后恤功

于民伯夷降典折民惟刑禹平水土圭名山川稷

降播種農殖嘉穀伯夷下典禮教民而斷以法禹治  
洪水山川無名者圭名之后

稷下教民播種農畝生善穀所謂堯命三君憂  
功於民三后成功惟殷于民各

其功惟所以殷盛於民言禮教備衣食足士制百姓于刑之中以教祇德

言伯夷道民典禮斷之以法臯陶作士制疏乃命

百官於刑之中助成道化以教民為敬德至祇  
德正義曰堯既誅苗民乃命三君伯夷禹稷憂  
施功於民使伯夷下禮典教民折斷下民惟以典



法伯禹身平治水土主名天下山川其無名者皆與作名后稷下教民布種在於農畝種殖嘉穀三君者各成其功惟以殷盛於民使民衣食充足乃使士官制御百官之姓於刑之中正以教民為敬德言先以禮法化民民既富而後教之非苟欲刑殺也 傳伯夷至於民 正義曰伯夷與稷言降禹不言降降可知降下也從上而下於民也舜典伯夷主禮典教民而斷以法即論語所謂齊之以禮也山川與天地並生民應先與作名但禹治洪水萬事改新古老既死其名或滅故當時無名者禹皆主名之言此者以見禹治山川為民於此耕稼故也此三事者皆是為民故傳既解三事乃結上句此即所謂堯命三君憂功於民憂欲與民施功也此三事之次當禹功在先先治水土乃得種穀民得穀食乃能行禮管子云衣食足知榮辱倉廩實知禮節是言足食足衣然後行禮也此經先

言伯夷者以民為國之本禮是民之所急將言制刑先言用禮刑禮相須重禮故先言之也 傳言伯至敬德 正義曰此經大意言禹稷教民使衣食充足伯夷道民使知禮節有不從教者乃以刑威之故先言三君之功乃說用刑之事言禹稷教民稼穡衣食既已充足伯夷道民典禮又能折之以法禮法既行乃使皋陶作士制百官於刑之中令百官用刑皆得中正使不僭不濫不輕不重助成道化以教民為敬德言穆穆在上明明在下灼從伯夷之法敬德行禮也 穆穆在上明明在下灼于四方罔不惟德之勤 堯躬行敬敬在上三后之

然彰著四方故天下故乃明于刑之中率又于民之士無不惟德之勤

斐彛 天下皆勤立德故乃能明於用刑 疏 穆穆至之中正循道以治於民輔成常教 斐彛



正義曰言堯躬行敬之道在於上位三后之徒躬秉明德明君道在於下君臣敬明其德灼然著於四方故天下之士無不惟德之勤悉皆勤行德矣天下之士皆勤立德故乃能明於用刑之中正循大道以治於民輔成常教美堯君臣明德能用刑得中以輔禮教傳堯躬至之勤正義曰釋訓云穆穆敬也明明重明則穆穆重敬當敬天敬民在於上位也明明在下則是臣事知是三后之徒秉明德明君道於下也彰著于四方四方皆法效之故天下之士無不惟德之勤傳天下至常教正義曰刑者所以助教而不可專用非是身有明德則不能用刑以天下之大萬方之衆必當盡能用刑天下乃治此美堯能使天下皆勤立德故乃能明於用刑之中正言天下皆能用刑盡得中正循治民之道以治於民輔成常**典獄非訖于**教伯夷所典之禮是常行之教也

**威惟訖于富**

言堯時主獄有威有德有恕非絕於威惟絕於富世治貨賂不行**敬**

**忌罔有擇言在身**

堯時典獄皆能敬其職忌其過故無有可擇之言在其身**惟**

**克天德自作元命配享在下**

凡明於刑之中無擇言在身必是惟能天

德自為大命配享



典獄至在下正義曰堯時

天意在於天下**疏**典獄之官非能止絕於威有

犯必當行威威刑不可止也**惟能止絕於富受貨**

然後得富無貨富自絕矣言於時世治貨賂不行

堯時典獄之官皆能敬其職事忌其過失無有可擇之言在於其身天德平均惟能為天之德志性

平均自為長久大命配當天意在於天下言堯德化之深於時典獄之官皆能賢也**傳言堯至不**

行

正義曰堯時主獄之官有威嚴有德行有恕心有犯罪必罪之是有威也無罪則赦之是有德



也有威有德有恕心行之不受貨賂是恕心也訖是盡也故傳以訖為絕不可能使民不犯非絕於威能使不受貨賂惟絕於富言以恕心行之世治則貨賂不行故獄官無得富者傳凡明至天下正義曰惟克天德言能效天為德當謂天德平均獄官效天為平均凡能明於刑之中正矣又能使無可擇之言在身者此人必是惟能為天平均之德斷獄必平矣皇天無親惟德是輔若能斷獄平均者必壽長又大命天命由已而來是自為大命享訓當也是此人能配當天命在於天之下鄭云大命謂延期長久也王曰嗟四方司政典獄非爾惟作天牧王政典獄謂諸侯也非汝惟為天牧民乎言任重是汝今爾何監罪時伯夷播刑之迪言當視是伯夷布刑之道而法之其今爾何懲惟時苗

民匪察于獄之麗

其今汝何懲戒乎所懲戒惟是苗民非察於獄之施刑以取滅亡

罔擇吉人觀于五刑之中惟時庶威奪貨

言苗民無

肯選擇善人使觀視五刑之中正惟是眾為威虐者任之以奪取人貨所以為亂

斷制五

刑以亂無辜上帝不蠲降咎于苗

苗民任奪貨茲人斷制五

刑以亂加無罪天不繫其所為故下咎罪謂誅之

苗民無辭于罰乃絕厥世

言罪重無以辭於天罰故堯絕其世申言之為至戒

疏王曰至厥世正義曰王呼諸侯戒之曰

咨嗟汝四方主政事典獄訟者諸侯之君等非汝惟為天牧養民乎言汝等皆為天養民言任重也受任既重當觀古成敗今汝何所監視乎其所視者非是伯夷布刑之道也言當效伯夷善布刑法



受令名也其今汝何所懲創乎其所創者惟是苗  
民非察於獄之施刑乎言當創苗民施刑不當取  
滅亡也彼苗民之為政也無肯選擇善人使觀視  
於五刑之中正惟是眾為威虐者任之以奪取人  
之貨賂任用此人使斷制五刑以亂加無罪之人  
上天不絜其所為故下咎惡於苗民苗民無以辭  
於天罰堯乃絕滅其世汝等安得不懲創乎傳  
言當至法之正義曰伯夷典禮阜陶主刑刑禮  
相成以為治不使視聿陶而令視伯夷者欲其先  
禮而後刑道之以禮禮不從乃刑之則刑亦伯夷  
之所布故令視伯夷布刑之道而法之王肅云伯  
夷道之以禮齊之以刑傳其今至滅亡正義  
曰上言非時此言惟時文異者非時者言豈非是  
事也惟時者言惟當是事也雖文異而意同惟是  
苗民非察於獄之施刑以取滅亡也言其正謂察  
於獄之施刑不當於罪以取滅亡傳苗民至誅

之正義曰以亂加無罪者正謂以罪加無罪是  
亂也蠲訓絜也天不絜其所為者鄭玄云天以苗  
民所行腥臊不絜故下禍誅之王曰嗚呼念之哉  
念以伯夷為戒伯

父伯兄仲叔季弟幼子童孫皆聽朕言庶有格

命皆王同姓有父兄弟子孫列者伯仲叔季順少  
長也舉同姓包異姓言不殊也聽從我言庶幾

有至命今爾罔不由慰曰勤爾罔或戒不勤  
今汝無

自居日當勤之汝無天齊于民俾我一日非終惟  
有徒念戒而不勤

終在人天整齊於下民使我為之一日所行爾尚  
非為天所終惟為天所終在人所行

敬逆天命以奉我一人雖畏勿畏雖休勿休  
庶幾

尚十九



敬逆天命以奉我一人之戒行事雖見畏惟敬五勿自謂可敬畏雖見美勿自謂有德美

**刑以成三德一人有慶兆民賴之其寧惟永**戒先

以勞謙之德次教以惟敬五刑所以成剛柔正直

之三德也天子有善則兆民賴之其乃安寧長久

道之疏王曰至惟永正義曰王言而歎曰嗚呼汝

戒既令念此法戒又呼同姓諸侯曰伯父伯兄仲

叔季弟幼子童孫等汝皆聽從我言依行用之庶

幾有至善之命命必長壽也今汝等諸侯無不用

安道以自居曰我當勤之哉汝已許自勤即當必

勤汝無有徒念我戒許欲自勤而身竟不勤戒使

必自勤也上天欲整齊於下民使我為之令我為

天子整齊下民也我一日所行失其道非為天所

終一日所行得其理惟為天所終此事皆在人所

行言已當慎行以順天也我已冀欲順天汝等當

庶幾敬逆天命以奉用我一人之戒汝所行事雖

見畏勿自謂可敬畏雖見美勿自謂有德美欲令

其謙而勿自取也汝等惟當敬慎用此五刑以成

惟敬五

戒先

惟永

其寧

賴之

兆民

有慶

一人

刑以

成三

德

疏

王曰

至惟

永

正義

曰王

言而

歎曰

嗚呼

汝

戒既

令念

此法

戒又

呼同

姓諸

侯曰

伯父

伯兄

仲叔

季弟

幼子

童孫

等汝

皆聽

從我

言依

行用

之庶

幾有

至善

之命

命必

長壽

也今

汝等

諸侯

無不

用安

道以

自居

曰我

當勤

之哉

汝已

許自

勤即

當必

勤汝

無有

徒念

我戒

許欲

自勤

而身

竟不

勤戒

使必

自勤

也上

天欲

整齊

於下

民使

我為

之令

我為

天子

整齊

下民

也我

一日

所行

失其

道非

為天

所終

此事

皆在

人所

行得

其理

惟為

天所

終此

事皆

在

人所

行言

已當

慎行

以順

天也

我已

冀欲

順天

汝等

當庶

幾敬

逆天

天命

以奉

用我

一人

之戒

汝所

行事

雖見

畏勿

自謂

可敬

畏雖

見美

勿自

謂有

德美

欲令

其謙

而勿

自取

也汝

等惟

當敬

慎用

此五

刑以

成剛

柔正

直之

三德

以輔

我天

子我

天子

一人

有善

事則

億兆

之民

蒙賴

之若

能如

此其

乃安

寧惟

久長

之道

也傳

皆王

至至

命正

義曰

此摠

告諸

侯不

獨告

同姓

知舉

同姓

包異

姓也

格訓

至也

言庶

幾有

至命

至命

當謂

至善

之命

不知

是何

命也

鄭立

云格

登也

登命

謂壽

考者

傳云

至命

亦謂

壽考

傳今

汝至

不勤

正義

曰由

用也

慰安

也人

之行

事多

有始

無終

從而

不改

王既

躬勤

教誨

恐其

知而

不行

或當

曰欲

勤行

而中

道倦

怠故

以此

言我

當勤

之安

道者

謂勤

其職

是安

之道

若

不勤

其職

是危

之道

也傳

天整

齊至

所行

正義

曰天

整齊

是危

之道

也傳

天整

齊至

所行

正義

曰由

用也

慰安

也人

之行

事多

有始

無終

從而

不改

王既

躬勤

教誨

恐其

知而

不行

或當

曰欲

勤行

而中

道倦

怠故

以此

言我

當勤

之安

道者

謂勤

其職

是安

之道

若

不勤

其職

是危

之道

也傳

天整

齊至

所行

正義

曰天

整齊

是危

之道

也傳

天整

齊至

所行

正義

曰由

用也

慰安

也人

之行

事多

有始

無終

從而

不改

王既

躬勤

教誨

恐其

知而

不行

或當

曰欲

勤行

而中

道倦

怠故

以此

言我



於下民者欲使之順道依理以性命自終也以民不能自治故使我為之使我為天子我既受天委付務欲稱天之心墜失天命是不為天所終保全祿位是為天所終我一日所行善之與惡非為天所終惟為天所終皆在人所行王言已冀欲使為行稱天意也 傳汝當至德美 正義曰逆迎也上天授人為王是下天命也諸侯上輔天子是逆天命也言與天意相迎逆也汝當庶幾敬逆天命以奉我一人之戒欲使之順天意而用己命凡人被人畏必當自謂已有可畏敬被人譽必自謂已實有德美故戒之汝等所行事雖見畏勿自謂可敬畏雖見美勿自謂有德美教之令謙而不自恃也傳先戒至之道 正義曰上句雖畏勿畏雖休勿休是先戒以勞謙之德也勞謙易謙卦九三爻辭謙則心勞故云勞謙天子有善 王曰吁來有邦有以善事教天下則兆民蒙賴之

**王告爾祥刑**吁歎也有國土諸侯**在今爾安百姓**

**何擇非人何敬非刑何度非及**在今爾安百姓兆民之道當何所擇

非惟吉人乎當何所敬非惟五刑乎**兩造具備師**

**聽五辭**兩謂囚證造至也兩至具備則**五辭簡孚**

**正于五刑**五辭簡核信有罪**五刑不簡正于五罰**

不簡核謂不應五刑**五罰不服正于五過**不服不應罰也

當正五罰出金贖罪**五過之疵惟官惟反惟內惟貨惟來**五

從赦免**五過之疵惟官惟反惟內惟貨惟來**五**其罪惟**

之所病或嘗同官位或詐反囚辭或內親**其罪惟**



均其審克之

以病所在出入人罪使在五過罪與五

刑之疑有赦五罰之疑有赦其審克之

刑疑赦從

從免其當清

簡孚有衆惟貌有稽

簡核誠信

惟察其貌有所

無簡不聽具嚴天威

無簡核誠信

考合重刑之至

皆當嚴勘天

刻其

威無輕用刑

墨辟疑赦其罰百鍰閱實其罪

刻其

涅之曰墨刑疑則赦從罰六兩曰鍰

劓辟疑赦其

鍰而

罰惟倍閱實其罪

截鼻曰劓刑倍

刑足曰刑倍差謂倍

倍差閱實其罪

之及半為五百鍰

宮辟疑赦其

罰六百鍰閱實其罪

宮淫刑也男子割勢婦人

輕轉至重

大辟疑赦其罰千鍰閱實其罪

死刑

刑疑各入罰不降

墨罰之屬千劓罰之屬千剕

罰之屬五百宮罰之屬三百大辟之罰其屬

二百五刑之屬三千

別言罰屬合言刑屬明刑

疏

王曰至天威正義曰凡與人言必呼使來前

地諸侯國君等告汝以善用刑之道在於今日汝  
安百姓兆民之道何所選擇非惟選擇善人乎何  
所勘慎非惟勘慎五刑乎何所謀度非惟度及世  
之用刑輕重所宜乎即教諸侯以斷獄之法凡斷



獄者必令囚之與證兩皆來至囚證具備取其言  
語乃與衆獄官共聽其入五刑之辭其五刑之辭  
簡核信實有罪則正之於五刑以五刑之罪罪其  
身也五刑之辭不如衆所簡核不合入五刑則正  
之於五罰謂取其贖也於五罰論之又有辭不  
服則正之於五過過失可宥則赦宥之從刑入罰  
從罰入過此五過之所病者惟嘗同官位惟詐反  
囚辭惟內親用事惟行貨枉法惟舊相往來以此  
五病出入人罪其罪與犯法者均其當清證審察  
能使五者不行乃爲能耳五刑之疑有赦赦從罰  
也五罰之疑有赦赦從過也過則赦之矣其當清  
證審察使能之勿使妄入人罪妄得赦免既得囚  
辭簡核誠信有合衆心或記可刑或皆可放雖云  
合罪惟更審察其貌有所考合謂貌又當罪乃決  
斷之無簡不聽者謂雖以罪狀無可簡核誠信合  
罪者則不聽理其獄當放赦之皆當嚴敬天威勿

輕聽用刑也 傳在今至宜乎 正義曰何度非  
及其言不明以論刑事而言度所及知所度者度  
及世之用刑輕重所宜王肅云度謀也非當與主  
獄者謀慮刑事度世輕重所宜也 傳兩謂至之

辭 正義曰兩謂兩人謂囚與證也凡競獄必有  
兩人爲敵各言有辭理或時兩皆須證則囚之與  
證非徒兩人而已兩人謂囚與證不爲兩敵至者  
將斷其罪必須得證兩敵同時在官不須待至且  
兩人競理或並皆爲囚各自須證故以兩爲囚與  
證也兩至具備謂囚證具足各得其辭乃據辭定  
罪與衆獄官共聽其辭觀其犯狀斟酌入罪或入  
墨劓或入官刑故云聽其入五刑之辭也 傳五

辭至五刑 正義曰既得囚證將入五刑之辭更  
復簡練核實知其信有罪狀與刑書正同則依刑  
書斷之應墨者墨之應殺者殺之 傳不簡至贖  
罪 正義曰不簡核者謂覆審囚證之辭不如簡



核之狀既囚與證辭不相符合則是犯狀不定謂不應五刑不與五刑書同獄官疑不能決則當正之於五罰令其出金贖罪依準五刑疑則從罰故為五罰即下文是也今律疑罪各依所犯以贖論虛實之證等是非之理均或事涉疑似旁無證見或雖有證見事非疑似如此者皆為疑罪傳不服至赦免正義曰不服不應罰者欲令贖罪而其人不服獄官重加簡核無復疑似之狀本情非罪不可強遣出金如是者則正之於五過雖事涉疑似有罪乃是過失過則可原故從赦免下文惟有五刑五罰而無五過亦稱五者緣五罰為過故謂之五過五者之過皆可原也傳五過至所在正義曰釋詁云疵病也此五過之所病皆謂獄吏故出入人罪應刑不刑應罰不罰致之五過而赦免之故指言五過之疵於五刑五罰不赦其罪未有此病故不言五刑之疵五罰之疵應刑而罰亦

是其病於赦免言病則赦刑從罰亦是病可知損害王道於政為病故謂之病惟官謂嘗同官位與吏舊同僚也或許反囚辭拒諱實情不承服也或內親用事囚有親戚在官吏或望其意而曲筆也或行貨於吏吏受財枉法也或囚與吏舊相往來此五事皆是病之所在五事皆是枉法但枉法多是為貨故於貨言枉餘皆枉可知傳以病至不行正義曰以五病所在出入人罪不罰不刑使得在於五過妄赦免之此獄吏之罪與犯法者同諸侯國君清證審察能使之不行乃為善也此以病所在惟出人罪爾而傳并言入者有罪而妄出與無罪而妄入獄吏之罪等故以出入言之今律故出入者與同罪即此是也傳刑疑至其理正義曰刑疑有赦赦從罰也罰疑有赦赦從免也上云五罰不服正於五過即是免之也不言五過之疑有赦者知過則赦之不得疑也其當清察能



得其理不使應刑妄得罰應罰妄得免也舜典云  
眚災肆赦大禹謨云宥過無大易解卦象云君子  
以赦過宥罪論語云赦小過是過失之罪皆當赦  
放故知過即是赦之鄭玄云不言五過之疑有赦  
者過不赦也禮記云凡執禁以齊眾者不赦過如  
鄭此言五罰不服正於五過者五過皆當罪之也  
五刑之疑赦刑取贖五罰疑者反使服刑是刑疑  
而輸贖罰疑而受刑不疑而更輕可疑而益重事  
之顛倒一至此乎謂之祥刑豈當若是然則不赦  
過者復何所謂執禁以齊眾非謂平常之過失也  
人君故設禁約將以齊整大衆小事易犯入必輕  
之過犯悉皆赦之衆人不可復禁是故不赦小過  
所以齊整衆人令其不敢犯也今律合和御藥誤  
不如本方御幸舟船誤不牢固罪皆死乏軍興者  
斬故失等皆是不赦過也 傳簡核至之至 正  
義曰簡核誠信有合衆心或皆以為可刑或可以

為赦未得即斷之惟當察其囚貌更有所考合考  
合復同乃從衆議斷之重刑之至也察其貌者即  
周禮五聽辭聽色聽氣聽耳聽目聽也鄭玄以為  
辭聽觀其出言不直則煩色聽觀其頰色不直則  
赧然氣聽觀其氣息不直則喘耳聽觀其聽聆不  
直則惑目聽觀其眸子視不直則眊然是察其貌  
有所考合也 傳無簡至用刑 正義曰無簡核  
誠信者謂簡核之於罪無誠信效驗可簡核即是  
無罪之人當赦之 傳刻其至相當 正義曰五  
刑之名見於經傳唐虞已來皆有之矣未知上古  
起在何時也漢文帝始除肉刑其刻額截鼻刑足  
割勢皆法傳於先代孔君親見之說文云額額也  
墨一名黥鄭玄周禮注云墨黥也先刻其面以墨  
室之言刻額為瘡以墨塞瘡孔令變色也六兩曰  
鍰蓋古語存於當時未必有明文也考工記云戈  
矛重三錡馬融云錡量名當與呂刑鍰同俗儒云



錡六兩為一川不知所出耳鄭立云錡稱輕重之名今代東萊稱或以太半兩為鈞十鈞為錡錡重六兩太半兩錡錡似同也或有存行之者十鈞為錡二錡四鈞而當一斤然則錡重六兩三分兩之二周禮謂錡為錡如鄭立之言一錡之重六兩多於孔王所說惟校十六銖爾舜典云金作贖刑傳以金為黃金此言黃鐵者古者金銀銅鐵總號為金今別之以為四名此傳言黃鐵舜典傳言黃金皆是今之銅也古人贖罪悉皆用銅而傳或稱黃金或言黃鐵謂銅為金為鐵爾閱實其罪檢閱核實其所犯之罪使與罰名相當然後收取其贖此既罪疑而取贖疑罪不定恐受贖參差故五罰之下皆言閱實其罪慮其不相當故也傳刑足至百錡正義曰釋言云刑刑也李巡云斷足曰刑說文云刑絕也是刑者斷絕之名故刑足曰刑刑剗倍墨刑應倍剗而云倍差倍之又有差則不啻

一倍也下句贖宮六百錡知倍之又半之為五百錡也截鼻重於黥額相校猶少刑足重於截鼻所校則多刑足之罪近於宮刑故使贖刑不啻倍剗而多少近於贖宮也傳宮淫至之宜正義曰伏生書傳云男女不以義交者其刑宮是宮刑為淫刑也男子之陰名為勢割去其勢與椽去其陰事亦同也婦人幽閉閉於宮使不得出也本制宮刑主為淫者後人被此罪者未必盡皆為淫昭五年左傳楚子以羊舌肸為司宮非坐淫也漢除肉刑除墨剗刑耳宮刑猶在近代反逆緣坐男子十五已下不應死者皆宮之大隋開皇之初始除男子宮刑婦人猶閉於宮宮是次死之刑宮於四刑為最重也人犯輕刑者多犯重刑者少又以錡數以倍相加序五刑先輕後重取事之宜傳死刑至制也正義曰釋詁云辟罪也死是罪之大者故謂死刑為大辟經歷陳罰之錡數五刑之疑各



自入罰不降相因不合死疑入宮宮疑入刑者是古之制也所以然者以其所犯疑不能決故使贖之次刑非其所犯故不得降相因 傳別言至相備正義曰此經歷言二百三百五百者各是刑之條也每於其條有犯者實則刑之疑則罰之刑屬罰屬其數同也別言罰屬五者各言其數合言刑屬但摠云三千明刑罰同其屬數互見其義以相備也經云大辟之罰其屬二百文異於上四罰者以大辟二字不可云大辟罰之屬故 上下比罪無僭分爲二句以其二字足使成文

**亂辭勿用不行** 上下比方其罪無聽僭亂之辭以自疑勿用折獄不可行 **惟察**

**惟法其審克之** 惟當清察罪人之辭附 **上刑適輕** 以法理其當詳審能之

**下服** 重刑有可以虧減 **下刑適重上服輕重諸罰** 則之輕服下罪

**有權** 一人有二罪則之重而輕并 **刑罰世輕世重** 數輕重諸刑罰各有權宜

**惟齊非齊有倫有要** 言刑罰隨世輕重也刑新刑平國用中典凡刑所以 **疏** 上下至有要 齊非齊各有倫理有要善 曰此又述斷獄之法

將斷獄訟當上下比方其罪之輕重乃與獄官衆議斷之其囚有僭亂之虛辭者無得聽之勿用此辭斷獄此僭亂之辭言不可行也惟當清察罪人之辭惟當附以法理其當詳審使能之勿使僭失

爲不能也上刑適輕者謂一人雖犯一罪狀當輕重兩條據重條之上有可以虧減者則之輕條服

下罪也下刑適重者謂一人之身輕重二罪俱發則以重罪而從上服今之服上罪或輕或重諸所

罪罰皆有權宜當臨時斟酌其狀不得雷同加罪刑罰有世輕世重當視世所宜權而行之行罰者

刑罰有世輕世重當視世所宜權而行之行罰者



所以齊非齊者有倫理有要善戒令審量之傳  
 上下至可行 正義曰罪條雖有多數犯者未必  
 當條當取故事並之上下比方其罪之輕重上比  
 重罪下比輕罪觀其所犯當與誰同獄官不可盡  
 賢其間或有阿曲宜預防之僭不信也獄官與囚  
 等或作不信之辭以惑亂在上人君無得聽此僭  
 亂之辭以自疑惑勿即用此僭亂之辭以之斷獄  
 此僭亂之言不可行用也 傳一人至權宜 正  
 義曰一人有二罪則之重而輕并數者謂若一人  
 有二罪則應兩罪俱治今惟斷獄以重條而輕者  
 不更別數與重并數為一劉君以為上刑適輕下  
 刑適重皆以為一人有二罪上刑適輕者若今律  
 重罪應贖輕罪應居作官當者以居作官當為重  
 是為上刑適輕下刑適重者謂若二者俱是賊罪  
 罪從重科輕賊亦備是為而輕并數也知不然者  
 案經既言下刑適重上服則是重上服而已何得

云輕賊亦備又今律云重罪應贖輕罪應居作官  
 當者以居作官當為重者此即是下刑適重之條  
 而以為上刑適輕之例實為未允且孔傳下經始  
 云一人有二罪則上經所云非一人有二罪者也  
 劉君妄為其說故今不從 傳言刑至要善 正  
 義曰刑罰隨世輕重言觀世而制刑也刑新國用  
 輕典刑亂國用重典刑平國用中典周禮大司寇  
 文也鄭玄云新國者新辟地立君之國用輕法者  
 為其民未習於教也平國承平守成之國用中典  
 者常行之法也亂國篡弒叛逆之國用重典者以  
 其化惡伐 罰懲非死人極于病 刑罰所以懲過  
 滅之也 非佞折獄惟良折獄罔非在中 非  
 人極於病苦 莫敢犯者 非佞折獄惟良折獄罔非在中 非  
 才可以斷獄無不在中正 察辭于差非從惟從 察  
 以斷獄無不在中正 察辭于差非從惟從 察



辭其難在於差錯非從其偽辭惟從其本情哀敬折獄明啓刑書胥

占咸庶中正當憐下人之犯法敬斷獄之害人明開刑書相與占之使刑當其罪

皆庶幾必得其所刑其其刑其罰其審克之其所罰其當

中正之道詳審能之獄成而孚輸而孚斷獄成辭而信當輸汝信於王謂上

無失中正其鞠効其刑上備有并兩刑其斷刑文書上王

文辭兩刑亦其刑上備有并兩刑府皆當備具有并

具上之疏罰懲至兩刑正義曰言聖人之制刑

惡人極於病苦莫敢犯之而已非口才辯佞之人

可以斷獄惟良善之人乃可以斷獄言斷獄無非

在其中正佞人即不能然也察囚之辭其難在於

言辭差錯斷獄者非從其偽辭惟從其本情斷獄

之時當哀憐下民之犯法敬慎斷獄之害人勿得

輕耳斷之必令典獄諸官明開刑書相與占之皆

庶幾得中正之道其所刑罰其當詳審能之勿使

失中其斷獄成辭得其信實又當輸汝信實之狀

而告於王其斷刑文書上於王府皆使備具勿有

疎漏其囚若犯二事罪雖從重有并兩刑上之者

言有兩刑亦具上之恐獄官有所隱沒故戒之



書而左傳云昔先王議事以制不為刑辟者彼鑄刑書以宣示百姓故云臨事制宜不預明刑辟人有犯罪原其情之善惡斷定其輕重乃於刑書比附而罪之故彼此各據其一義不相違傳斷獄至文辭正義曰孚信也輸寫也下而為汝也斷獄成辭而得信實當輸寫之信實以告於王勿藏隱其情不告王也曲必隱情直則無隱令其不隱情者欲使之無阿曲也漢世問罪謂之鞫斷獄謂之劾謂上其鞫劾文辭也傳其斷至上之正義曰其斷刑文書上王府皆當備具若今曹司寫案申尚書省也有并兩刑謂人犯兩事刑有上下雖罪從重斷有兩刑者亦駢上之使王知其事王或時以下刑為重改王曰嗚呼敬之哉官伯下為上故并亦上之

族姓朕言多懼

敬之哉告使敬刑官長諸侯族同族姓異姓也我言多可戒懼

以儆

朕敬于刑有德惟刑

我敬於刑當使有德者惟典刑

今天

相民作配在下明清于單辭

今天治民人君為配天在下當

承天意聽訟當清審單辭單辭特難聽故言之

民之亂罔不中聽獄之

兩辭

民之所以治由典獄之無不以中正聽獄之兩辭兩辭棄虛從實刑獄清則民治

無

或私家于獄之兩辭

典獄無敢有受貨聽詐成私家於獄之兩辭

獄貨非寶惟府辜功報以庶尤

受獄貨非家寶也惟

聚罪之事其報則以眾人見罪

永畏惟罰非天不中惟人在

命當長畏懼惟為天所罰非天道不中

天罰不極



庶民罔有令政在于天下

天道罰不中令衆

天下由人主不

**疏**

王曰至天下

正義曰王歎而

中將亦罰之 呼諸侯曰嗚呼刑罰事重汝當  
敬之哉謂諸侯官之長此同族異姓等我言多可  
戒懼我敬於刑當敬命有德者惟典刑事今上天  
治民命人君為天子配天在於下承天之意為事  
甚重其聽獄訟當明白清審於獄之單辭民之所  
以治者由獄官無有不用中正聽訟之兩辭由以  
中正之故下民得治汝獄官無有敢受貨賂成私  
家於獄之兩辭勿於獄之兩家受貨致富治獄受  
貨非家寶也惟是聚罪之事言汝身多違則不達  
虛言戒行急惡疏非虛論矣多聚罪則天報汝以  
衆人見被尤怨而罰責之汝當長畏惟天所罰天  
罰汝者非是天道不中惟人在於自作教命使不  
中爾教命不中則天罰汝天道罰不中也若令衆

民無有善政在於天下則是人主不中天亦將罰  
人主諸侯為民之主故以天罰懼之 傳敬之至

敬之 正義曰此篇主多戒諸侯百官之長故知  
官長即諸侯也襄十二年左傳哭諸侯之例云異

姓臨於外同族於禰廟是相對則族為同姓姓為  
異姓也告之以我言多可戒懼者以儆戒之也下

言民無善政則天罰人主是儆戒諸侯也 傳我  
敬至典刑 正義曰當使有德者惟典刑言將選有

德之人使為刑官刑官不用無德之人也 傳今  
天至言之 正義曰傳以相為治今天治民者天

有意治民而天不自治使人治之人君為配天在  
下當承天意治民治之當使稱天心也欲稱天心

聽獄當清審單辭單辭謂一人獨言未有與對之  
人訟者多直已以曲彼構辭以誣人單辭特難聽

故言之也孔子美子路云片言可以折獄者其由  
也與片言即單辭也子路行直聞於天下不肯自



道已長妄稱彼短得其單辭即可以斷獄者惟子  
路爾凡人少能然故難聽也 傳民之至民治  
正義曰獄之兩辭謂兩人競理一虛一實實者枉  
屈虛者得理則此民之所以不得治也民之所以  
得治者由典獄之官其無不以有中正之心聽獄  
之兩辭棄虛從實實者得理虛者受刑虛者不敢  
更訟則刑獄清而民治矣孔子稱必也使無訟乎  
謂此也 傳典獄至兩辭 正義曰典獄知其虛  
受其貨而聽其詐詐者虛而得理獄官致富成私  
家此民之所以亂也故戒諸侯無使獄官成私家  
於獄之兩辭 傳受獄至見罪 正義曰府聚也  
功事也受獄貨非是家之寶也惟是聚近罪之事  
爾罪多必有惡報其報則以衆人見罪也衆人見  
罪者多天必報以禍罰故下句戒令畏天罰也  
傳當長至罰之 正義曰衆人見罪者多天必報  
以禍罰汝諸侯等當長畏懼為天所罰天之罰人

非天道不得其中惟人在其教命自使不中教命  
不中則天罰之諸侯一國之君施教命於民者也  
故戒以施教命中否也 傳天道至罰之 正義  
曰天道下罰罰不中者令使衆民無有善政在於  
天下由人主不中為人主不中故無善政天  
將亦罰人主人主謂諸侯此言戒諸侯也 王曰

嗚呼嗣孫今往何監非德于民之中尚明聽

之哉 嗣孫諸侯嗣世子孫非一世自今已往當何  
監視非當立德於民為之中正乎庶幾明聽

我言而哲人惟刑無疆之辭屬於五極咸中  
行之哉

有慶 言智人惟用刑乃有無窮之善辭名聞於  
後世以其折獄屬五常之中正皆中有善

所以受王嘉師監于茲祥刑 有邦有土受王  
然也 之善衆而治之



者視於此善刑欲其勤疏王曰至祥刑正義曰  
而法之爲無疆之辭疏戒之既終王又言而歎  
曰嗚呼汝諸侯嗣世子孫等從自今已往當何所  
監視非當視立德於民而爲之中正乎言諸侯并  
嗣世惟當視此立德於民爲之中正之事汝必視  
此庶幾明聽我言而行之哉有智之人惟能用刑  
乃有無疆境之善辭得有無疆善辭者以其折獄  
能屬於五常之中正皆中其理而法有善政故也  
汝有邦有土之君受王之善衆而治之當視於此  
善刑從上已來舉善刑以告之欲其勤而法之使  
有無窮之美譽傳言智至以然正義曰屬謂  
屬著也極中也慶善也五常謂仁義禮智信人所  
常行之道也言得有善辭名聞於後世者以其斷  
獄能屬著於五常之中正皆得其理而法之有善  
所以得然也知五是五常者以  
人所常行惟有五事知五常也

尚書注疏卷第十九

